

素履高原 画笔岁月

——观张鹰西藏油画展有感

张寿文

秋高气爽，国庆盛景未阑。一场名为“素履高原”的油画盛宴落地成都西藏饭店，跨越40载岁月尘烟，让我与阔别已久的画家张鹰再度相见。旧友重逢，睹画思昔，半生往事、高原风月尽数涌上心头，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我与张鹰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青葱岁月。那时我们正值年少，心怀热忱，投身西藏，逐梦前行。我身在军营，偏爱摄影，时常有短文与摄影作品刊发于《西藏日报》上。那时的报纸版面，常常能见到张鹰先生的摄影作品，光影之间，皆是对雪域高原的深情描摹。在各类创作交流活动中，我们屡屡相遇，交流创作心得，畅谈高原风物，结下了纯朴真挚的情谊。

本以为岁月浮沉，旧友相聚遥遥无期，未曾想一次意外的机缘，重启了我们尘封多年的情谊。今年五月，我与摄影家杨立泉先生同游湖北武当山，问道山水、闲适游历之际，老战友涂宏突然来电，询问我是否认识西藏油画家张鹰，称他欲租赁其画室，求证其人情况。听闻熟悉的名字，数十年前的记忆瞬间破尘而出，那些年少逐梦的时光、高原相伴的点滴瞬间在眼前重现。我当即告知，张鹰是我相识多年的至诚老友。一通跨越山河的电话，串联起散落的岁月碎片，旧日光景恍如昨日。此后不久，战友便将成都一处写字楼，租予张鹰作为专属工作室与展厅，为这场迟来的重逢埋下了温柔伏笔。

金秋9月，一封邀请函翩然而至，张鹰诚邀我赴成都西藏饭店，参观他的个人油画展。

10月3日，趁着国庆佳期，我如约而至，与阔别40载的老友相聚“素履高原——张鹰西藏油画展”展厅。相见时难，历经岁月洗礼，我们皆已染上风霜，褪去年少青涩，步入暮年光景。半生别离，一朝重逢，无需过多寒暄。这场跨越半生的相见，也为我们沉淀数十年的西藏记忆，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展厅之中，张鹰如数家珍，为我们细细解读每一幅画作的创作背景与精神立意。五十余载深耕雪域，高原的一草一木、一风一俗，早已融入他的骨血笔墨。他笔下没有刻意雕琢的景致，皆是朝夕相伴的生活实景：巍峨连绵的高山河谷、诗意悠然的深秋林卡、风雪中虔诚前行的转经人、阡陌间勤

勉奔走的农耕者……每一处笔触，都藏着他与高原共生共息的虔诚，藏着对这片土地最质朴、最真挚的热爱。

数十年朝夕不辍的写生实践，扎根雪域大地的深耕细作，为张鹰的艺术创作积淀了厚重的底蕴与丰盈的滋养。

展厅之内，数十幅精品佳作静静陈列，串联起跨越半生的雪域光影。从上世纪70年代的《通往哲蚌寺》《龙王潭古柳》《冰雪八廓街》，到《八廓南街一小巷》《德吉路秋景》等经典作品，每一幅画作都是时光的见证。他以细腻灵动的笔触、变幻精妙的光影，精准捕捉着高原独有的澄澈天光、苍茫大气与独特地貌，将雪域的辽阔、静谧与恢宏尽数定格。

油画《大昭寺前的公主柳》，是我旧时满满的回忆，80年代，我常去八廓街收集旧物，在大昭寺广场摄影创作，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这些带着时代温度的画作，于我们所有亲历过西藏岁月的人而言，更是无可替代的精神珍藏。驻足画前，每个人都能在斑斓色彩中，打捞起属于自己的独家高原记忆，那些散落的青春碎片、难忘过往，皆在画中重逢。

观展结束后，我们一众友人受邀前往他的新画室，沉浸式品读更多佳作。席间，张鹰慷慨赠予每人一套六卷本《人文西藏》系列丛书。至此我才深深体悟，他的艺术人生从不止于油画创作。年少时的摄影作品，是他记录时代风貌、留存民生百态的真实记录；多年收藏的民间藏品，是他深耕雪域文化、溯源民俗传统的实物见证；潜心编撰的学术典籍，是他沉淀半生思考、传承高原文脉的文字载体。摄影、绘画、收藏、著书，多维的创作体系，构筑起他与西藏深度共生的精神世界，等待着世人细细品读、解锁他扎根雪域五十余载的精神密码。

半生行藏，素履初心。张鹰这一生，始终步履从容、纯粹执着。他以双足为履，踏过念青唐古拉的垭口，沾遍草原牧区的温润泥土，亦坚守方寸画室，执笔耕耘半生。他生性沉静寡言，不事张扬，毕生唯以笔墨为伴，以丹青寄情。最动人的，是他笔下的众生百态——那些扎根高原、向阳而生的普通

人，是他笔墨间永恒的主角。自上世纪70年代踏上西藏土地的那一刻起，他便从未真正离开。纵使步履辗转，但他的目光、呼吸、热爱和毕生坚守，永远深深扎根在这片雪域沃土。

他的代表作《酒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画中高原儿女眼眸澄澈、自带星光。那束动人的光，从来不止笔墨描摹的技巧，更是他深耕高原五十余载，日日浸润、岁岁沉淀，慢慢积攒而来的生命光亮。《大山里的孩子》纯真质朴，《母子情》温暖动人，《老戏师》风骨犹存……他的画作，从来不是刻意迎合市场的“西藏题材创作”，更不是猎奇式的风景描摹。画中之人，是他朝夕相处的邻居、相伴左右的挚友，是日日相逢、烟火相伴的普通民众。他的笔墨，不为名利浮华，只为致敬高原土地，致敬淳朴善良的西藏人民。

于我而言，《德吉路秋景》是展厅中最动人心弦的佳作，承载着我最鲜活的青春记忆。画中景致，正是我昔日部队后院之外、环绕布达拉宫的林廓转经路，旧时，我常常背着相机去那儿拍摄秋景。这条路穿行于连片的高大白杨林之间，是世代信众祈福转经的必经之路，岁岁年年，沉淀着无数虔诚的足迹。每至深秋，林间白杨尽数泛黄，满目金黄澄澈耀眼，绚烂得动人心魄。这份醉人的秋色，深深镌刻在我的岁月长河中，历经多年，依旧难以忘怀。

品读张鹰的画作，便能读懂最动人的艺术初心：无猎奇、无刻意、唯尊重、唯真诚。他以最纯粹的目光凝望高原众生，以最虔诚的笔墨记录人间百态，认真注视每一个平凡生命，温柔定格每一份烟火温情。这份平等的尊重、深沉的共情，让他的画作超越了艺术本身，拥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这场油画展，是张鹰扎根西藏五十余载艺术生涯的集中回望，是他半生初心、半生坚守的极致绽放。五十余载光阴，他把热爱藏于岁月，把赤诚凝于笔墨，将漫漫余生、满腔情怀，尽数化作雪域大地上一幅又一幅不朽的画卷。

素履以往，不负高原；笔墨丹心，岁月留痕。愿画家张鹰这些以光阴淬炼、以生命沉淀的高原画卷，永远珍藏于岁月深处，珍藏在每一个眷恋雪域、心怀赤诚的人们心中。

西藏的酥油茶

王吴军

来有浓郁的奶香和茶香交织的味道，入口咸中带涩、涩中回甘，喝下去浑身便暖了起来。

然而，如此重要的茶叶，在漫长的历史中却并非西藏的土产。青藏高原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绝大多数地区并不适宜茶树的生长。因此，所需的茶叶几乎全部依赖从外地输入。这便是那条纵横于横断山脉之间、绵延千里的“茶马古道”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

茶马古道并非单一条道路，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以川藏、滇藏和青藏三条干线为主，辅以无数支线和附线，地跨川、滇、青、藏四省区。每一条路都穿行在险峻的峡谷与崇山峻岭之间，沿途有汹涌的江河、陡峭的悬崖和变幻莫测的天气。那时运茶的马帮往往由数十甚至上百匹骡马组成，驮着沉重的茶砖，在狭窄的栈道和溜索桥上艰难前行。从四川或云南的产茶区到拉萨，一趟行程往往需要数月之久。茶叶运到高原之后，换回的是马匹、皮毛、麝香、虫草、藏红花等高原特产。这条千年古道不仅输运了物资，更输运了文化、语言、信仰和血脉，它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坚实的一座桥梁。

西藏本地开始种植茶叶，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1960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官兵在完成进藏任务后，部分干部和战士复员留驻易贡，负责建设易贡军垦农场。三年后，茶场从四川名山山县蒙顶茶场引进了四川中小叶群体茶树品种并试种成功。自此，西藏有了第一块成规模种植的茶

田。易贡茶场也因此成为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茶场。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茶树终于在雪域高原上扎下了根。到上世纪70年代，西藏已经实现了小面积的茶叶自产。近年来，西藏已培育出了首个本土茶树品种——“藏茶1号”。从完全依赖茶马古道输入，到实现规模化自产，西藏的茶叶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而易贡茶场那片由十八军官兵亲手开辟的茶园，便是这段历史最鲜活的见证。

一碗酥油茶里，有中原的茶叶、高原的酥油、古道的盐巴，也有部落青年的爱情、马帮赶路人的汗水，以及十八军官兵开垦荒原时锄头落地的声音。这些来自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元素，在那一只木制的茶桶中被反复搅打、充分融合，最终成了一碗温润醇厚的酥油茶。它滋养了高原上世世代代的生命，也见证了一个民族如何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用最朴素的方式，把生存变成了文化，把日常变成了信仰。

今日的西藏，无论是拉萨八廓街的甜茶馆里，还是藏北草原牧民的帐篷中，抑或是林芝易贡茶场那片翠绿的茶园旁，酥油茶的香气依然在每一个清晨准时升起。那香气里有茶马古道上马帮驮队翻越雪山时的喘息，也有十八军战士在易贡河畔种下第一株茶苗时的期许。一碗茶，喝下去的是温暖，品出来的是岁月。而那些岁月，恰好都安安静静地浮在那一层细密的油花之上，等待每一个端起茶碗的人，一口一口地，把它喝进心里。

草原秋事

邱培泰

7月行过若尔盖草原，偶然结识牧人益西与么拉准夫妇。匆匆一面，心底便牵起一缕念想，仿佛草尖拴住一阵轻风，往后常常，思虑便不由自主飘向那片高原。

十一期间，看见阿坝降冰雹的视频，鸡蛋大的冰粒砸在车身上，敲出浅浅凹痕。我心里立时悬起，惦念益西一家，连忙和么拉准通了语音。得知她家这边冰雹只有豆粒大小，落得短暂，悬着的心才慢慢安放下来。

为避开长假汹涌人流，十月六日我们去往扎尕那。拍摄结束，心中那份惦念不曾放下，便联系上么拉准，打算前去探望。她告诉我，次日要随同益西去表哥的牧场帮忙收牧草。听闻这话，我便很想去亲眼看看草原牧人秋日收割牧草的模样，便与他们相约，牧场相见。

第二天正午驱车前往，益西在前引路，我们跟在后面。通往牧草基地的土路坑洼起伏，每遇上泥坑，他便下车，小心指引车辆缓慢通行，生怕底盘被刮蹭。一路颠簸走了半个多小时，方才抵达收割的草场。

闲谈中方知，表哥与益西是一同长大的发小，情谊深厚。高原上人情大抵便是这样，谁家农事繁忙，一声招呼，邻里便赶来搭把手。

说话间走来身形挺拔的青年格扎甲，是益西的侄子。他毕业于成都大学体育系，曾先后在拉萨、成都谋生，做过篮球教练。在都市辗转漂泊，内心始终难安，思量许久，他还是决定回到故土，做一名新时代的草原牧人。站在这片云天之下，从前压在心头的重担慢慢卸下。他打趣道：“与其做牛马，不如放牧牛马。”话音落下，他俯身，投入割草的劳作里。

满目原野之上，牧人们躬身劳作，脊背弯弯，恰似岁月里静默伫立的镰刀，扎根故土、守望山河，岁岁轮回，一茬一茬收割着草原的丰盈秋实，守护着世代栖居的这片土地。

原先我以为割草会依旧沿用长柄镰刀，眼前所见却是割草机，一人便可操作。割草机齿轮式刀片扫过，牧草便成片倒伏，旁人紧随其后收拢，以草绳捆扎，一捆捆牧草竖立原野，像一座座小小的草垛。众

人动作轻快，不多时，草原上便立起一片青垛。

么拉准身形瘦小，干起活来却格外麻利，仿佛身上总有使不完的气力。牧草刚刚随机器倒下，她便快步上前俯身拢草，紧紧跟在割草机身后。望着她紧贴机具忙碌的身影，我心底暗自生出一丝担忧。常年行医，深知这类机具潜藏危险，休息的时候，我再三叮嘱她劳作时务必多加小心，不要靠机器太近。

高原的秋日骄阳炽烈，日光滚烫，即便隔着衣衫，也能清晰感受到灼人的温度。劳作的牧人们，面庞被高原烈日晒得黝黑，又被蒸腾的热气烘得泛红。细密的汗珠从额头、鬓角缓缓渗出，顺着轮廓分明的脸颊蜿蜒滑落，打湿额前细碎的发丝，最终滴滴坠落，融进脚下青青牧草。一身衣衫早已被汗水彻底浸透，紧紧贴在脊背与肩头，藏不住劳作的辛劳与质朴。

长空流云低回缱绻，慢悠悠拂过草原，缓缓踱步、自在游走，似是静静聆听着原野间此起彼伏、沙沙簌簌的割草声响，温柔又静谧。

劳作良久，主人招呼众人歇歇休憩。宽大的天幕之下，大家团团围坐，煮一壶热茶，吃一碗热乎的牛肉面片，驱散满身疲惫，慢慢恢复气力。轻松的闲谈、爽朗的笑声在风里漫开，欢声笑语洒满旷野，终日劳作的疲惫，都在这烟火温情的闲谈中，悄然消散、温柔抚平。

我倚靠在青草垛上，草垛散发出牧草独有的清香。深深吸一口气，那股清香沁入肺腑，像一剂清润良药，消解长久淤积在心间的郁结，呼吸一下子变得通畅。抬眼望向长空，白云静静浮着，落进眼底。落日缓缓沉向远山，如同落进炉膛，溅起点点火光，炊烟随之悠悠升起。暮色一寸一寸，漫过牧人的肩头。

静对着这片天地，草原的风、云与人，在心底慢慢凝成诗句。

闲谈间，益西向我们细说，这片秋日收割的人工牧草，是草原牛羊专属的冬日应急饲料。待凛冬降临、大雪封山，万物萧瑟荒芜之时，这些储存完好的干草，便是牦牛抵御严寒、熬过寒冬的活命口粮。待牧草尽数收割、妥善储存完毕，牧人们便会赶着成群牦牛，开启一年一度的转场，奔赴温暖的冬牧场。



秋虫绝唱

高会丽

桂香把夜揉得软了些
梧桐叶旋落在青石板上
刚要合上书页
几声清鸣碰了碰窗沿

不是夏夜那铺天盖地的合奏
只东一声，西一声
像散场前最后几个贪玩的孩子
攥着余温，还舍不得走

调子是凉的，像刚滚过草叶的露
落进心里时，却软得发颤
没有哭腔，也没有留恋的拖音
只坦坦荡荡，唱完最后一段

它曾陪我读过半卷闲书
曾挡过巷口的尘嚣
我总以为夏日常长，蝉鸣永远咏
直到这声唱，才把浑噩的梦敲醒

最后一声尾拖得悠长
而后世界忽然静了
风卷着桂香漫过衣领
我把这声唱妥帖收进衣兜

它是告别的笺，也是提醒的钟
告诉我要抓住手边未读完的书
抓住鼻尖还没散的香
抓住这凉夜里，每一寸还温热的时光

边境新貌

一塔凌云托碧空，
四山如剑贯长虹。
莲花宝地惊奇蕊，
逐梦雅江忆旧踪。
处暑环湖悟大道，
小城书店探淳风。
格林天籁新闻近，
格象云泥国运浓！
华夏拓边乘巨浪，
泸公河畔立新功！



► 摄影作品《守望的一家》，作者余振成。